

空调微微吐着暖风。远红外取暖器不知疲倦地晃动着向日葵般的硕大面庞,把满腔的热情,一遍一遍来回反复播撒,送达每个人身边。

我们陪母亲坐在堂前。印象中被互联网和智能移动终端进逼得节节败退,几近溃不成军的电视,绝地反击,此时又成为亲情守望必备的场景。

电视在说:某日0至24小时,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N例,新增重症病例N例,新增死亡病例N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N例,截至某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N例,累计死亡病例N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N例,目前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N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N人,共有N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画面,又切换到医护人员连日奋战、患者妥善救治、社会捐赠、村居社区加强宣传、群众响应国家号召自觉做好个人防护……

我们看着,听着,揪心着,祝福着。透过电视,更仿佛看到了亿万个彼此步调一致的家庭,更仿佛听见了全中国同频共振坚定有力的心跳。

“笃笃笃”,有人外面敲门。

“谁呀?”

“是我,小张,村委会的。”

打开门。是市文联下派村委会的小张书记。

“新春快乐!打扰你们了。我们这是挨家挨户进行排查登记,主要是有没有去过湖北、有没有与湖北人员有过接触,或者有没有接触过确诊及疑似患者。”小张书记弓了弓腰,一只口罩把脸遮去了大半截,眼里流露的,是焦虑而坚定的微笑。

“小张书记,快进屋里坐坐,喝杯茶,暖暖和和。哦,还有这茶叶蛋,热的呢。”母亲对着小张书记招呼。

“不了,奶奶,我就站在门口,你这登记好了还要去别家,今天一上午要把这一片全跑了呢!”小张书记一边询问一边刷刷登记,“好了,登记完

电影《走出非洲》里,女主凯伦和两位客人丹尼斯、科尔晚餐后坐在壁炉前聊天,丹尼斯听说凯伦会讲故事,就提议故事接龙,他起了个开头:“从前有一个叫秦旺的放荡不羁的中国人,和一个叫夏莉的姑娘”,凯伦接着往下讲:“夏莉是教士的女儿,会说中国话,秦旺孤身一人住在台湾街”,凯伦讲着讲着蜡烛变短了,丹尼斯看凯伦的眼神亮了,在丹尼斯眼里,这个会讲故事的女人闪闪发光。

恋人的世界和孩童的世界一样,是充满想象力的,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不会考虑它的新意,他们会要求讲故事的人用完全相同的字句讲述同一个故事,任何一点改动都会令他们愤怒和不满。同理,情人也不介意重复,那正是他们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他们会反复使用一套特定的表情包,重复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梗,或者讲一个傻傻的、类似宝玉给黛玉讲的那个小老鼠偷香芋的故事,用这些只属于他们两人

## ■ 小小说

# 家 常

罗光成

毕,谢谢!奶奶,记得要多喝水,勤洗手,不串门,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现在是疫情高发期,不走亲访友,还要开窗多通风……”

“好好好,奶奶记住了,电视里也说了,现在呆在家里哪也不去,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呢。”

“是的,奶奶头脑真好用!再见!”小张书记双手夹着纸笔,对母亲竖了竖大拇指,转身一溜烟跑向别家去。

“共产党就是好哇!”望着小张书记的背影,母亲口中喃喃。

“对!共产党就是好!”我们应和着母亲。

“我今年八十多了,听过的见过的事情太多了。这个新型病毒的病……”

“是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笑着纠正。

“哦,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是放在过去,那真是不得了的惨哪!”

我们望向母亲。满头的银发,犹如岁月的风霜;脸上数不尽的皱纹,横撇竖捺,浅浅深深,在远红外取暖器不时左右掠过的光影里,呈出一种立体深邃。

我们已多久,没有这样认真凝望过母亲。

“我给你们讲点过去的往事吧。”母亲调整了一下坐姿,把目光从门外收回。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也是听你们外婆讲的。那时,我还只有五六岁。”母亲的手指,

一根一根弯压向掌心,再一根一根疑似地伸直,“对,就是民国32年。”

我们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快速地划算,民国23年,一九四三年,距离现在,已过去七十七年!

“那一年,先是洪水,后是干旱。

进入五月,天就像通了个洞,变成了一只大漏斗,雨,就顺着大漏斗,没日没夜地下,下。下过五月,下过六月……下得塘里水满了,装不下了;下得河里水满了,淌不动了;下得田里正扬花的稻子活活在水里闷烂了;下得屋里一天漏到晚,地上没得一块是干的了。整个村庄,唉声叹气,大人小孩,慌乱一团。一天傍晚,又是一阵暴雨,好像要把天地炸开,也果真把天地炸开了,雨从天上倒下来,就像天被移走了,没得天了一样。这样下到半夜,一直守在圩埂上的你外公,一边叫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圩破了,圩破了,大家快跑,快跑!一边水鬼一样冲进屋里,拉着你外婆,抱起我就往外跑。等坐进门前地上的小腰子盆里,从圩口涌出的洪水,已卷进了村子,把小腰子盆托浮起来了。”

母亲天生语言高手,八十多岁,讲述七十多年前的故事,依然能让人动魄惊心身临其境。

“隔壁的陈老三家,像下汤团一样,接连生养四个女孩,大的八岁,小的两岁,一家六口,挤在一只划盆里。陈老三靠在盆后沿撑篙掌舵,女人伏在盆前沿握桨划船。还要不时把落进划盆里的雨水河水舀泼出去。一阵风来,划盆歪了两歪,差点

扣翻水里。几个孩子吓得鬼哭狼嚎。陈老三心里正烦着,这圩一破,盆子划到哪里才是一条生路呢?!他大声叱骂:别哭了!别哭了!再哭都得去死了!”

“这圩破了,也没政府来管吗?”我们插话。

“政府?你说政府?那时到哪儿找政府?有政府来管,还会有后面的事情么?”母亲说,“陈老三的叱哭,镇住了几个大些的女儿,最小的女儿还只有两岁,你说她能懂什么,划盆在水里颠簸摇晃,她就是害怕,害怕就要哭,陈老三越骂,她就越是嚎着喉咙哭。哭得陈老三五心烦躁乱了方寸,跨前一步拎起两岁的小女儿,骂一声老子让你再哭!一扬手,哭声戛然而止,雨帘中,一道白弧,扑通一声,两只小脚在水面捣腾了几下,就什么也不见了。”

一时间,我们都不知所以地说不出话来。只有电视里,响着各级政府坚强有力的声音,响着社会各界众志成城的心声。

“这场大水,”母亲又缓缓说起,“我们是个大村子,有八百多号人,大小人口一下减少了一百多,唉,造孽啊。几个月后,水退了,我们回到村子,天又连日连月地干旱,跟着瘟疫就来了。”母亲抽张餐巾纸,沾沾眼角,“瘟疫比洪水要厉害十倍百倍,好端端一个大村子,七成都染了人瘟,有许多是整家整户地灭掉了。唉,这过去的苦啊,真没得讲噢!”

我们又是透不过气的沉默。

“好好好,不讲喽,不讲过去喽。”见我们默不作声,母亲转脸看向电视,“我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大救星,没错的!这么害人的新型病毒的病,这么大的传染,共产党都能管得了,管得好,让全国这么齐心,真是国家老百姓的福气哟!”

我们向着母亲,一齐竖起了大拇指。

当故事听腻了,就是爱情褪色的时候。米歇尔·图尼埃小说《沉默的恋人》里,妻子厌倦了丈夫车轱辘话来回说,当他抱怨她总是打断他的话时,她说他的那些故事都讲了一百遍了,并给了他一个恶毒的建议:给每个故事编上号码。从此后,他不需要像其它讲故事的人那样从头到尾细致地描绘故事的细节,而是仅仅说出它的编号即可,比如当妻子说27号故事,丈夫就会在他的故事库里找到关于他祖母的狗误上了他的渔船,最终被警备送回去的故事;至于71号,则是他曾经出海时救下两只海鸥,并给他们喂了食物,它们是如此忠诚以至于若干年后依然能在一艘船上找到他……丈夫也不甘示弱,他认为只消用一个残忍的方法就可以结束夫妻间的对话,那就是找到另一个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耳朵。他说,如果一个人想另结新欢,他或她仅仅是想找一只还没有听过自己生活经历的耳朵来聆听这些故事。

## ■ 随 笔

# 故事里的乌托邦

肖遥

的梗、段子和故事来暗示、确认、强化他们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在这些故事营造的乌托邦里,现实是与世隔绝的。

如果说故事是个乌托邦,那么现实世界就是一个权力系统。为了显得正常,人们要走亲访友;要参加聚会;要装作十年不见的同学还是那么有趣;要对亲友的成就大声恭维;当有人展示自己小孩照片的时候,要像见到奇迹一样的惊叹。如果是孤身一人去社交,聚会越热火朝天,内心越容易感到疏离和寒冷,甚至觉得自己被摒弃于他人的言语之外:他们的旅途、别墅、猫狗或八卦与我何干?罗曼·罗兰说:“我看这世界,另一个世界

——充满着歇斯底里。”

倘若一对有情人置身其中,就像李商隐诗里的写的,隔座送钩春酒暖,他们会营造出一个只有你我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里,足以屏蔽权力和世俗对人性的碾压,隔绝那些客套、交换、心机和欲望,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而现实世界,就如同隔着咖啡馆的玻璃看外面来来往往的路人,像鱼缸里形形色色的鱼,轻盈地游来游去,往来翕忽,对他俩的世界造不成烦扰和侵害。对恋人们来说,除了我爱你你爱我,其它都是小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少年的你》里小北对陈念说:“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